

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蜜蜂計  
第七回 頂名赴考殿試狀元 進京獻寶識破行藏

欲別牽郎衣，郎今到何處。不期歸來遲，莫問臨行路。

閒言少敘。話表鄧鳳英見金花丫鬟掌上銀燈，用了晚餐，時已起更。金花問：「小姐安寢還是再坐坐？」鳳英說：「再坐也無趣味，不如安歇罷。」金花遂將被褥展開，鳳英倒臥在牙牀，思前想後，翻來復去，已交二更之後沉沉睡著。

且言文昌帝君領了玉皇大帝敕旨，前來度化鳳英。天交三鼓，來至鳳英繡樓。見鳳英沉睡，文昌帝君將鳳英魂魄提出，贈以才華，授以六經、諸子百家，吹了一口仙氣，撥開他的七竅，換了玲瓏之心，徹底皆明，滿腹錦繡文章。文昌回天交旨不題。這鳳英從夢中驚醒，心中豁然，較之往日大不相同，自覺別有天地。暗想：「學問之道自來不曉，今一夢之間這些經典書籍豁然貫通，真乃奇事。俺夫妻若相逢聚守，朝夕論文，豈不是爽然大妙？但不知董生今在何處？好令人感慨。我想丈夫是一讀書之人，別無所能，現今大比之年上京赴選也是有的。我上金花手內，將御史的靴帽藍衫哄到手，就此上京找尋夫主，豈不妙哉！」遂候至天光大亮。

清晨起來，遂向金花說道：「我今悶倦，你生個方法宜解其悶。」金花說：「打毬耍罷。」鳳英說：「不好。」金花說：「奕棋？」鳳英說：「不妙。」金花說：「我可想不到法來。」鳳英說：「我有個新鮮法兒玩耍，就是缺一件東西。」金花說：「缺何物？若是咱府中有，我一面承管拿來。」鳳英說：「這樓上並無別人，我要女扮男妝，咱主僕玩耍一回，方釋悶倦。怎奈沒有靴帽藍衫。」金花說：「這有何難？現在老爺的靴帽藍衫在堂樓，我去偷來穿上玩耍一回，有何不可？」鳳英說：「恐太太知曉，大家受氣。」金花說：「不妨，我自法偷來。」遂下繡樓。不移時將靴帽藍衫拿上繡樓，鳳英一見滿心歡喜，即穿在身，問道「你看我像一男子否？」金花拍手打掌，笑道：「方才是一位大姑娘，霎然變為男子。你走幾步，咳嗽一聲。」鳳英走了幾步，咳嗽了一聲，金花說：「像，像，像！像一白面書生。」鳳英聞言歡喜，暗想：「我若上京尋找丈夫，一人難以行路，須有書童跟隨。這金花生來伶俐，不如哄他隨我前去。」遂說：「我扮的好，卻少一書童。我欲你扮一書童，同我頑耍，又無書童衣服。」金花說：「有，有，有。前者與書童做的衣服，他未曾拿了去，現在堂樓存放，待我拿來。」遂將書童衣服取了來。金花穿在身上，鳳英說：「並無破綻，像一書童。咱到花園遊玩去。」瞞著金花，暗取銀兩帶在身邊。

二人下了繡樓，來在花園內。金花說：「先去玩花，後再觀魚罷。」鳳英說：「園景看的太俗了，我有心到郊外踏一回青，你隨我去。」金花說：「這可使不的，姑娘乃是千金之體，郊外踏青猶可，若有外人知曉，必嗤笑老爺家教不嚴。」鳳英說：「你忘了你我頭上戴的啥！身上穿的啥！足下登的啥！既有人看見，也不怕他。」金花言：「今扮是男，郊游無妨。」二人出了花園門，不多時來至郊外，往前奔走。堪堪日晡，金花口呼：「姑娘，休上前遊玩，咱若回去晚了，老爺太太知覺，必責奴領你胡行。」鳳英說：「這事難瞞老爺太太，咱若回家必挨家法責打。」金花說：「怕打難道終不回家，是何了局？」鳳英說：「你若不怕打，你就回去，我是不能回去了。」金花說：「若不回去，又無落腳處。」鳳英說：「我有個主意，不如咱們上京赴考，求名得中時，也可保一身無事。」金花問：「我未見你唸書，焉能赴考？」鳳英遂將夢中受文昌帝君傳授經典書籍述了一遍，金花說：「中了則可，若不中，到弄的上不上、下不下，卻怎了？」鳳英見金花願意去，說：「你不願去，我難顧你，我自己去。」言罷而行。金花無奈，說：「令我進退兩難，只可你走到哪裡我隨到哪裡罷。」主僕二人竟奔京都，暫且不表。

再表苗青自己逃出羅山寺，欲赴長安。走在招風樹下，見一武生面貌不俗，遂近前拱手，口呼：「兄台上姓高名？欲往何方貴幹？」那人說：「在下姓秦名豹，家父在京，官居總兵。小弟進京，一則省親，二則幹辦自己的前程。」苗青拱手曰：「原是公子，失敬了。」秦豹曰：「豈敢。兄台尊姓大名？意欲何往？」苗青回答：「小弟姓苗名青，聞京都乃名勝之地，小弟進京一則逛景，二則訪友。」秦豹曰：「原來是苗兄，久仰了！弟見兄台磊磊英才，何不與國家出力報效，竟漂流天下，豈不自誤平生？」苗青答道：「小弟雖有此意，曾奈無引薦之人。」秦豹說：「小弟情願與兄八拜為交，一同赴京，投在我父衙門效力，必有薦拔。未知兄意下如何？」苗青說：「弟實情願，只恐高攀了。」秦豹說：「兄台不必過謙。」就此撮土焚香一拜，拜畢，秦豹牽著馬，二人徒步赴京，不在話下。

再表鄧鳳英同金花非止一日至京，投在客寓，改名董良才投考。候有十餘日，科場亦開。三場已畢，主考取了董良才為會元。殿試萬歲皇爺欽點董良才狀元及第，賜了三杯御酒游宮。娘娘親自插花披彩。鄧鳳英謝恩出宮，赴了瓊林宴，遊街誇官三日，這且不表。

再言薛曉雲同著丈夫董良才、父親薛林在深山被虎衝散，父女流落在天干縣。住了數日，薛林一病而亡。閃的曉雲無依無靠，遂冒董良才之名赴京獻寶。非止一日進了京，只見迎面來一官員，遂近前跪倒，手擎夜明珠，口呼：「大人，民人獻寶與國家。」鄧鳳英問：「爾獻何寶？」曉雲說：「所獻是夜明珠。」鳳英接過一看，曰：「真乃好寶，你家住那裡？姓甚何名？本院好替你代奏。」曉雲說：「民人家住洛陽，名董良才。」鳳英聞言一怔，暗想：「好奇怪！此人姓名與我丈夫相同，其中必有緣故。」遂命從人將他帶回府中。

不移時鳳英進府，書房落坐，命帶進獻寶之人。屏退左右，遂問：「你名董良才，因何進京獻寶？」薛曉雲說：「只因吳氏繼母不賢，暗施蜜蜂計，父信讒言，勒我以死。我妻苗鳳英自刎而亡。我醜醒還陽，逃命在外。神人贈我寶珠，故而進京獻寶。」鳳英暗想：「此人相貌與我夫主大異，他如何言我家事，一字不差，其中定有緣故！」遂問道：「你要實說真名實姓，本院自有恩典。」曉雲說：「我並無虛言。」鳳英喝道：「口走，好奴才！這洛陽董良才與我有八拜之交，他家之事本院盡知。你所言一字不差，你的像貌與他迥別。或者你與他有一面之識，素曉他家之事，冒名獻寶。本院要你實說。若再虛言，依律究處。講來！」曉雲聞言，只急的說：「奴家本是董良才。」鳳英忙問道：「你口稱奴家，莫非是一女流？」曉雲自知失口，遂口呼：「老爺，事到其間，奴亦不隱瞞。」遂言：「董良才被害下獄，父女定計燒獄，救他出監，收奴為妻。三人逃出了眉卅縣，深山遇虎衝散。奴父病死店中，奴家無奈進京獻寶。此係實言。」鳳英方曉丈夫又收了一妻，遂說道：「我與你丈夫至交，你乃女流，進京無依，且在我官宅存身。本院代你訪查你丈夫下落可否？」曉雲口呼：「老爺雖是好意，奴乃女流，存身官宅，令人觀之不雅。」鳳英說：「無妨。本院雖是男子，卻與娘子一般。」曉雲忙問：「老爺莫非也是女流？」鳳英自知失言，遂改口說：「本院與娘子一般的老實人。」曉雲暗想：「這位老爺必是女流，只可留心查考，便知端的。」遂口尊：「老爺，小婦人蒙老爺好意，敢不從命？叩求老爺官諱。」鳳英笑說：「勿庸問，我是新科狀元公。你我雖不同姓名，亦同姓名，日久自知。」

不言曉雲住在狀元府，且言馬丞相退朝回府，向夫人言：「今科狀元才貌雙全，我有心招他為婿，夫人心下如何？」夫人說：「此乃女兒終身大事，須向女兒計議。」遂命丫鬟請小姐至堂樓。夫人說：「女兒，你父與你議親，是今科狀元，才貌雙全，未知女兒之意？」良才聞言，口呼：「父母，為兒在家，從幼年奉爹娘之命，已許字洛陽董良才了。」丞相聞言，拍手笑妙：「妙，妙，妙，新科狀元正是洛陽董良才。天假其便，可喜！可賀！」良才聞言，心中詫異：「洛陽董良才就是我一個人，必是冒我名前來赴考，豈有此理？」只見丞相以帖命人去請狀元。

這鄧鳳英見帖即刻而來。丞相曰：「請問狀元公仙鄉何地，曾聘妻否？」鄧鳳英說：「學生董良才乃是洛陽麒麟村人氏，曾聘過薛曉雲為妻，昨日新婚。」這董良才同丫鬟正在閃屏後探聽，一聞此言，心中暗恨薛曉雲水性楊花，改適他人，忽聽丞相問：「狀元豈無前妻？」鳳英說：「學生並無前妻。」丞相曰：「狀元公不必瞞我，若有先定之妻，只管說明。」鳳英說：「只有薛氏一人。」良才在屏後聞言：「我言良才是我夫主，他言無先聘之妻，顯然我在丞相面前說了謊言。這人冒我名姓，又占我妻，我豈

肯與你善罷干休！」遂命丫鬟去向老爺學說：「洛陽並無兩個董良才，姑娘親事就是此人。」丫鬟走出，至丞相耳畔，將姑娘之言學說一遍。丞相聞言，又向狀元追問前妻之事。鳳英見丫鬟向丞相微語幾句，忽聞丞相又追問，不由暴躁，說道：「學生言過家中並未定下，丞相為何逼問？是何道理？」馬丞相聞言也怒道：「你有前妻。爾昧了心，竟唐突本閣。量你小小一個狀元，只當奈何不了你麼？」命家丁：「把他暫送至東書院，我自有罰落。」家丁遂將狀元送至東書院，丞相暗想：「這小輩可惡，怎消了他官職方泄我恨。」忽然想起：「有了！昨日有詳來之文書，言七星山草寇作亂，萬歲皇爺正選掛印的元戎。老夫去奏一本，令他掛印剿賊，有死無生。」主意已定，遂命左右打道進朝，奏本去了。

這董良才見丞相面上帶怒上朝，必有害狀元之意，遂心內想道：「為我就壞了一個狀元，雖不知狀元他是何人，既冒我名姓必非無由，須令狀元將我定下，我好究出緣由，我心方明。」

不知怎樣定計，且看下回分解。